

林則徐

鐵血改革家

上卷

穆陶／著

© 1995山東文藝出版社（責任編輯：國禎明、刁鳴琦）
實學社取得中文繁體字版權

小說人物
50 **林則徐**
[上卷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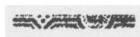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／穆 陶
總編輯／黃 驗
責任編輯／張靜慧
美術設計／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人／周浩正
出版者／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中正區師大路一八九號六樓
電話：(02)2369-5491 傳真：(02)2365-6840
郵撥帳號：18380289 創社日期：1994. 11. 19

排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刷／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：(02)2247-0989 傳真：(02)2248-1021

總經銷／吳氏圖書有限公司
電話：(02)3234-0036 傳真：(02)3234-0037
法律顧問／蕭雄淋律師
電話：(02)2367-7575 傳真：(02)2369-2525

初版一刷／一九九八(民 87)年一月十五日
ISBN／957-8350-08-2 (一套：平裝)
ISBN／957-8350-09-0 (上卷：平裝)
定價／300 元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433 號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)



林則徐

【上卷】



楔子

茫茫曠野蒼蒼天穹，被夕照染得紅暈暈的了。看那隱隱的山巒，錚錚的峰柱，卻又甚是分明，彷彿透出一股冰涼，凝結了似的，凜然屹立在靄靄暮天中。

荒無人煙的古道上，三輛馬拉の木車，在呻吟般的「軋軋」聲中，疲憊地向前移動著，這是一條古驛道。因年代久遠，石板路凹凹坑坑，不曉得是風雨造成的遺痕，還是古人留下的足跡。四野，煙塵濛濛，衰草連天，前途愈見荒涼了！

林則徐與夫人鄭淑卿坐在車上，長子林汝舟手扶車轅。車行得越慢，車輪發出的聲音越是沉重，似乎聲聲都從心上碾過，使人感到陣陣窒息、陣陣空落！

一程又一程……

長安的城關漸漸遠了。

「回去吧——」林則徐黯然地向著夫人又說了一句。鄭淑卿兩眼有些紅腫，她怕聽這句

話，她怕車輪停下。她又唯恐自己愁思太重，車輪承受不了過量的負荷。無奈，車輪終於停下了。

林則徐回頭看看，身後車上，聰兒、拱兒並坐在一起，那還沒有脫盡童真和稚氣的眼睛，呆呆地望著前方。再看舟兒，復看夫人，全家人都在身邊。他心裡驀然激動起來，喊了一聲：

「舟兒，拿筆來！」

汝舟被嚇了一跳，但當他猜透是怎麼回事之後，便壓抑著傷感，走近父親身旁說：

「謫戍途中哪來的筆墨？」

林則徐聽了這話，略做沉思，看著汝舟道：

「你現在是朝廷的詞臣（文學侍從之臣，如翰林），不能隨我同去戍所，也不要遠送了，就同你母親一起回去吧！我本想讓你們母子四人都留在西安，但你母親身體多病，你兩個弟弟又小，難以照料。所以就讓聰兒、拱兒隨我去新疆，這樣一可減輕你與你母親的負擔，二可減少我更多的掛念……」

林則徐說著就下了車，汝舟扶著母親也下了車，鄭夫人聽林則徐這樣說，越發憂傷，撲到聰兒、拱兒身前，攥住兩個兒子的手不放，沒說話就先流淚了。

林則徐走到夫人跟前道：

「我想起了幾句詩，妳聽聽——『出門一笑莫心哀，浩蕩襟懷到處開，時事難從無過立，達官非自有生來』……」

這故意自我寬慰的話語，不但未能給鄭夫人帶來快慰，倒使她更難過了。她想起林則徐爲了禁煙，在廣州水土不服又加上操勞過度，得了渾身的病……這一去伊犁，萬里荒涼，還能活著回來嗎？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，放聲哭了！她邊哭邊說：

「難道就沒有個人能爲你說句公道話嗎？」

「王宰相爲了救父親，自縊殉難。現在，那些貪權保身的人誰還肯出來說話呢？」汝舟一邊扶著母親一邊勸道。

父子兩人正說著，忽聽遠處馬蹄聲響。抬頭看去，但見來路上塵土飛揚，兩匹快馬霎時奔到跟前，兩名壯士從馬上跳了下來。

「大人，我們特來請您回去！」

「什麼？」林則徐驚愕中細看來人，卻是林則徐在廣州時爲禁煙抗英招募的兩名鄉勇：一叫顏浩長，一叫陳棠。

「你倆怎麼來了？」林則徐大爲驚喜。

「大人，我們是給您贖罪來的。」

「怎麼？贖罪？」林則徐好像沒有聽明白。

「是呀，拿錢送給朝廷，給您贖罪！」

「這是誰的主意？」林則徐盯著顏浩長道。

「是大夥想出來的。」顏浩長接著又詳細敘說道：「自從得知您流配新疆以後，廣州的士民百姓人人心裡痛恨、難過。大家商量說，您在廣州時爲了抗英，曾經自己捐錢修造船炮、招募鄉勇，如今您遭了不白之冤，我們就不能捐資爲您贖罪嗎？於是大家紛紛捐錢，並派人到京城去……」

「京裡怎麼樣？皇上答應了嗎？」林汝舟急忙問。

「先是用錢買通了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小舅子，他去找穆中堂，已經來了回音：穆中堂暗中答應，只要林大人願意，他就能保證給您減刑，不用再丟去新疆受罪了！」顏浩長道。

鄭夫人聽了，感激地道：

「多謝你們了！不知需多少銀子？」

「穆彰阿的小舅子說，得六十萬兩才成，現在已捐到五十萬了，準備先給穆中堂送去。

吏部和刑部那裡，再另行打點……」陳棠道。

「是要向穆彰阿行賄？」林則徐漸漸皺起了眉頭。

「想來想去，別無辦法；爲了您，我們鄉勇弟兄們和廣州的百姓，只能這樣了……」顏浩長低了頭道。

林則徐剛才見到顏、陳兩人時的興奮神態消失了。他慢慢轉過身，面向南方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父老們，弟兄們，你們的心意我領了，謝謝你們，謝謝你們……」

只需林則徐一句話，或是向顏浩長點一點頭，便可調轉車馬，往回走了。

「大人，我們一起往回走吧！」顏浩長和陳棠望著林則徐的臉說了這麼一句，十三歲的拱兒立即高興得叫了起來：

「好了，我們回去了！」

「胡說！」林則徐猛地轉回身，聲音含著感傷和憤慨：「你們想過沒有？如果我可以用錢贖罪，我還會像今天這樣嗎？我林則徐平生最痛恨這個『賄』字，你們卻要我去行賄，去拿百姓的錢行賄！你們想過嗎？」

他像受了什麼侮辱，臉色十分難看，呼吸也有些急促了。

「大人，您就忍一下吧！若去新疆，怕是性命難保啊！」顏浩長趕忙道。

「就是死在那裡，我也不做這勾當！」林則徐渾身震顫不已，說完便向車轅走去，爬到

了車上：「舟兒，與你母親回去！我要走了……」

如從一場希望的夢中醒來，鄭夫人重又跌入了離愁別恨的深淵。離別就在眼前，凝噎無語，心已冰涼。

汝舟讓兩個弟弟坐到父親的車上去，自己趕忙來扶著母親。

顏浩長和陳棠著急地上前緊緊抓住車轅，道：

「大人，大人！您爲什麼一定要走？皇上辜負了您，您是冤枉的呀！」

「皇上負我，我不能負皇上，不能負國家！」

林則徐說了這麼一句，車輪便向前滾動了。

車走出老遠，忽然又停了下來。林則徐回頭向後望著，人們馬上跑了過來。林則徐沒有下車，只是叫了一聲「浩長」，兩眼看著顏浩長的臉，像有千言萬語似的，道：

「我有兩句話，想與你說。我的罪，將來自有公論，這是不能用錢來贖的；錢若是成了能買靈魂的東西，那國家就是白銀遍地，也是沒有希望的！你回去代我向百姓父老們致意，那五十萬銀兩就捐給水師修造船炮吧。還有，若是打了勝仗，別忘了報個信給我，不管到什麼時候……我……是不是還活著……」

顏浩長想說什麼，喉嚨已經哽咽了。林則徐望了一眼立在旁邊被寒風吹得有些站立不穩

的妻子，車又向前走了。

寒風中，一絡雪白的頭髮蕩出車外，如吹散的蓬草在空中拂拂飄浮……

他覺得自己好像走在一方遙遠而又古老的土地上，那縹緲的胡笳聲，戰馬奔騰的古戰場，萬里荒漠的白骨青冢……在眼前一一出現了！啊，是迎接我嗎？好吧，我來了。尋找你們來了，尋找你們的靈魂來了。也許，我就要留在這裡，與你們永遠在一起……

他看到了與天相接的山巒，山巔積雪皚皚，閃著玉一般的白色寒光。他忽然一陣激動，仰頭望著前方，張口嚅嚅地吟唱起來：

「天山萬笏聳瓊瑤，導我西行伴寂寥。我與山靈相對笑，滿頭晴雪共難消……」

「爸爸，您別唱了！」聽兒哀傷地道。

林則徐沒有聽見，聲音愈益高起來：

「經丈圓輪引軸長，車如高屋太昂藏。晚晴風定舉帷坐，似倚樓頭看夕陽！」

「爸爸！你喉嚨啞了，別唱了！」

他聽見拱兒的聲音，便不唱了。兩眼望著拱兒，過了良久，說道：

「拱兒，到後面車上去，從『國』字號書箱裡，把那本《左傳》拿來！」

林則徐身後的一輛車上，裝載著滿滿一車典籍，用二十個箱子盛著。為便於查檢，每個書箱上都編號貼了標籤，每個標籤上寫著一個字，二十個字連起來，湊成了這樣一首詩：

東壁圖書府，西園翰墨林，

誦詩聞國政，講易見天心。

車停下，拱樞很快把一本杜注《春秋左傳》拿了來，林則徐接過，問拱樞：

「還記得出關前我寫的那首詩嗎？」

「記得……」小拱樞有些猶豫，因為當時他與母親都在哭，他實在沒有把父親的詩完全記清楚。

「讀來我聽！」

「嗯，」拱樞一邊想一邊背誦：

「力微任重久神疲，再竭衰庸定不支。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……」

「讀下去！還有呢？」

「爸爸，我想不起來了……」

林則徐嘆一口氣，道：

「其實，只要你們記住這兩句，也就夠了。」

他說著，又把書打開，翻了一會兒，盯著一處道：

「知道剛才你讀的後兩句詩的出典嗎？」

拱樞皺著眉頭想了半天答不出；林則徐便轉向聰彝照樣問了一遍，聰彝道：

「左傳昭公四年，『子產曰：何害？苟利杜稷，死生以之……』」他真不明白，在這種苦難時候，父親為什麼還要考問他們的功課，答得很不情願。

「不錯！不錯！」林則徐眼裡即時放出了亮光，高興地道：「春秋時期，鄭國大夫子產，立志治國養民，卻受到誹謗打擊，他毫不在意地說：『這有什麼不好？只要對國家有益，我的生和死就由它去吧！』這是多麼坦蕩的胸懷呀！」

他又沉思了一會兒，聲音有些壓抑地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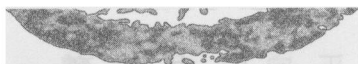
「爲父這次流配新疆，不管將來如何，你倆都要記住這句話：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……」夕陽落山了，周圍暗了下來，霎時間雲暗天低，亂雪飄飛，寒風刺骨，真是「胡天八月即飛雪」。時下恰是農曆八月，前無村鎮，後無人煙，只能在曠野自炊過夜了。

深夜，兩個兒子睡去以後，林則徐在帳內聽那風雪摧折衰草的聲音，心裡不能平靜。他走出帳外，動手燃起一簇篝火，默默地守候著，凝視著。漸漸地，他恍惚看見火光中，無數匹戰馬奔迸而出，中原大地，火光燭天；又見海濤掀天而起，隆隆炮聲中，夷人的艦船被炸作碎片，飛上半空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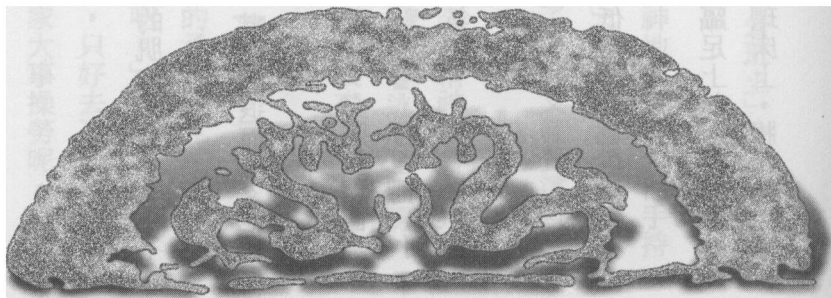
「還我長城！」

他突然大叫一聲！睜眼看，一堆篝火殘燼正餘煙裊裊，飄向幽茫的夜空。

他用力扶著僵冷疼痛的雙腿，慢慢站了起來。翹首遠望，只見風吹雪飄，四野茫茫。唯有走來的路上，留下了一道曲曲彎彎的轍跡……



一、
雪夜陷阱



文華殿大學士穆彰阿，疲倦地仰坐在太師椅上，眼皮下垂，面頰上的肌肉微微動著，不知是一種習慣性的痙攣，還是在咀嚼什麼東西。

兩名上前侍候的家人，剛叫了一聲「老爺」，竟遭穆彰阿嚴厲喝斥，嚇得倒退而出。他們到這時才發現，相爺今天有些「反常」。

這是一間書房，室內陳設雖然豪華，光線卻不十分明亮。此刻已近黃昏，夕照從瑣窗隙中透進來，使壁上的幾幅名人字畫顯得有些苦澀朦朧。書房的結構頗有點奇巧，向裡有一小門，通著內室，門裡有門，室內有室，有如曲房幽宮，不失大學士相府氣派。

此時穆彰阿覺得渾身痠軟，越發有些難受起來。

「玉簫！」他煩躁地叫了一聲。

內室中立即轉出一個體態輕盈的女子，約有十八九歲的樣子。她半低著頭，輕輕走到穆彰阿跟前。

穆彰阿懶得說話，只把頭向內室的方向擺動了一下，玉簫會意，便躡足上前，用雙手扶起他的手臂，攙著，一步步地走進內室。然後又扶他躺到一張華貴的玳瑁床上，將一盞「太

谷燈」放在枕邊，很快取來一支金銀鑲嵌的煙槍，又把早備好的一粒用「公班土」（鴉片的一種）熬製的大煙泡，裝進煙鍋裡——這一切都是最快的時間內完成的。

穆彰阿開始消受起來，玉簫就坐在床下的一張矮凳上侍候，有些失神地望著他。他手持煙槍，就著燈火，悠悠然吮吸著，微微發出一種似乎無比甜爽的「吱吱」聲，過了一會兒，玉簫看見相爺臉上的皺紋鬆開了，陰雲也散了，雙目睜大了，眼神也亮了。她又發覺這目光向她轉移過來，如芒刺般扎在她的臉上和身上，頓時有些心慌！

她想起，自己一年前剛進相府，第一次侍候相爺吃煙的時候，相爺突然精神興奮，猝不及防地撲向她，吻她，摸她，還要和她睡覺。她毫無心理準備，又羞又怕，哭著逃出了寢房，跑到相府門口，卻被守門的攔了回來。從此，她被罰做一名幹粗活的傭女。後來老夫人看她幹活吃苦勤快，就把她叫到身邊做丫頭。幾天前，老夫人忽然告訴她：

「老爺這幾天身子不好，要天天帶病上朝——因為他是軍機大臣的『領班』，不去不行。聽說皇上為禁煙的事，天天在發火；他們這班軍機大臣，每天要受皇上的承宣召見，這樣下去會把身體弄壞的，身旁要有個妥貼的人兒侍候才行。妳還心細，就去吧。」

玉簫想起上次相爺抱她的那情景，不免心有餘悸，但迫於夫人之命，只好去了。今天初見穆彰阿那頹然疲憊的樣子，真像是病了。他五十多歲的人了，還為國家大事操勞呢。每天